

杭州史地叢書

第十冊

市井巡遊



杭州勝蹟稌錄卷二

山川

錢塘江考

清湖州朱山

錢塘江 在府城東南自嚴州府桐廬縣流入富陽

縣為富春江經錢塘仁和兩縣界為錢塘江又東

至海寧縣界海門入海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至

錢塘臨浙江是也海潮由鼉子門入江起而為濤

奔騰衝激逆流數百里至富春江始平江岸受囓

易致衝潰故歷代築塘以捍之大清一統志會稽郡有浙

江注引郭璞曰江出歙縣玉山後漢書郡國志浙江出三天

子都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縣南蠻中東

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

山海經
海內東經

吳興越三江環之注

曰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

國語
越語

制河以東蒼梧

以北音義曰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漢書音義音

浙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司馬彪云浙江今

在會稽錢塘

莊子外
物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

東入海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水出丹陽縣

北逕新城縣又東北逕富春縣又東逕餘杭縣又

東北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水經

今錢塘江口浙山正

居江口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

折歸故曰浙江

虞喜志林

浙者折也潮出海處折而倒

流也其地左瑯琊右挾越獨茲水夾羣山而遠入

射一帶而中投

靈肇海潮賦

源自歙州界東北流石界山

又東北經州理去錢塘縣南十二里莊子云浙河

即此蓋取其曲折為名

元和郡縣志

江南道大川曰浙江

其源有三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江承三

州之水又陸睦杭越三州而入於海

唐書

說文釋浙

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浙水出丹陽

縣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

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浙水所逕

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既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為浙何耶。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為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為證則出歟者古也。漢繁露漸即浙字。桑欽誤分為二名。酈注引地理注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是也。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歟港者與衢婺二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

皆會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禹貢。以錢塘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衡鑿諸水與茗雲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而遺之。抑不及知

耶。

避暑錄話

韋昭以錢塘江與浦陽松江為三江。不知

浦陽即錢塘江也。一江而二之。尚足據乎錢塘江

為東南巨浸。當禹捨杭登陸之時。固常經行。非遠

之也。而禹貢不載。蓋浙江地勢窪下。距海尤近。既

無事濬治。故不復書。程泰之謂常經疏導。則有甚

小而見錄。漆沮澠澗是也。無所致力。雖甚大而不

書。浙江洞庭是也。其論當矣。

咸淳志

錢塘江又名曲江。

漢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觀濤於廣陵之曲

江蓋廣陵爲揚州之別名杭屬揚故亦云廣陵而

曲卽折之謂也今邵人以地介於錢塘縣遂錢塘

江云舊志元錢思復常赴浙省鄉試時出浙江潮

賦三千人中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者思復獨用

之蓋出枚乘七發考官得其卷大喜寔於前列忌

復歸乃構曲江草堂暮年自稱曰曲江老人而濤詩

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山陰縣西

六十里去浙江不遠又錢塘縣江濱有廣陵侯廟

其來甚古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

枚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

都也明矣

曝書亭集

錢塘江風潮甚險亦名爲羅刹江

江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爲所壞因

呼爲羅刹石故江亦名之

七修類稿

浙江三源其一曰

新安江班志謂之浙江或謂之徽港出徽州府西

北之黟山此江西出之正源也一曰東陽江水經

謂吳寧溪或謂之婺港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大

盆山此江東南別出之源也一曰新安江亦曰穀

水或謂之衢港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

此江西南別出之源也信安江東北經蘭溪縣城

西與東陽江合流。又東北百餘里至嚴州府城東。
南而與新安江會。三源同流。東過桐廬縣。又東北
入杭州府。經富陽縣至府城南。而謂之錢塘江。然
浙江之名尚矣。吳越春秋。越王至浙江之上。望見
大越。史記。楚威王。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又秦始皇
臨浙江。兩漢以後。凡東南有事。未有不以浙江為
襟要者。讀文方
輿紀要 屬縣疆凡五十餘里。郡城外以龍山
東西與仁和分界。西南直上至廟山。與富陽分界。
中流與蕭山分界。錢塘
縣志

浙江賦

沈 幹

鴻濛分鰲極立。五行生水居一。藐東南之海隅。湧大
川之洋溢。此浙江之所以氣象宏偉。不可得而具述
也。一櫂遊覽。爰求其源。黃山屹然。其下爲泉。初焉邈
邈。已而綿綿。會東陽之別派。暨大永之清連。合衆流
而共趨。羣脉絡其聯延。歷嚴陵而爲七里之瀨。注錢
塘而涵萬頃之天。浩蕩瀟漫。澎湃汨涵。接海氣兮浮
乾坤。吐天光兮吞日月。薄霧朝歛。滄波鏡明。長風莫
興。巨浪山立。魚龍或變。而或化。蛟龍乍出。而乍沒。千
艘玆聚。萬舶雲集。簇沙際之牙樯。舞潮頭之畫鷁。萃
山海之羣珍。致川陸之百物。使三吳之富甲於天下。

者實此江之力也。朝焉而朝夕也。而汐海門喧萬鼓之聲。江面亘一絲之力。銀山嵯峨。雪屋突兀。見者目悸。聞者股栗。乃有輕儇之童。銜耀其術。蹴鯨波以爭趨。舞紅綃而特出。輕性命於毫毛。眩觀瞻於倏忽。此浙江之異景。而百川不能與爲儔匹也。奔流滔滔如怒如號。胥也何勇。寄遺憤於驚濤。鏐也何智。表一矢以著勞。英雄千古。陳迹寂寥。而此江之水。閱今昔猶一朝。語未竟。客有謂予曰。美哉禹功。無往弗施。浙水何爲。禹貢則遺。水經所載。原委無疑。以漸爲浙。誰其易之。蓋書法所畧者。由不費禹功疏鑿之所致。而名

水之有異者庸詎非文字訛舛之所爲吾黨之士見一物而必格軀一字之不知詎可不究夫此江事迹於往者而使詫此江景物於一時也哉賦者於是作而謝喜而歌曰越山查竊兮吳山嵯峨中有巨川兮與海通波書固畧之兮水志豈訛考輿圖而稽故迹兮亘千古而不磨

江潮

清朱山

吳王取伍子胥殺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越王葬大夫種於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

水者大夫種也

吳越春秋

錢唐定己諸山皆西臨浙江水

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迅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

刻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大有

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之神也

水經注

江濤常以月十日二

十五日最小三日十八日最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

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

女共觀舟人漁子亦濤觸浪謂之弄濤

元和郡縣志

舊於會

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疑是國

初燕肅所為今載之云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

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翁張盧肇以日激水而潮

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析
木大梁月行而水火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
宜伸確論大率元氣嗟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
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
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乃陰故潮依之
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
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胸故潮有大小焉今起
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
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
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

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
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月臨
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有
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曰四海潮平來
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嶽。奮如雷霆。冰岸橫飛。
雪崖傍射。澎湃奮激。吁可畏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
龕。北曰赭。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為濤。若言狹逼
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甚逼
狹。潮來不聞有聲。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北望
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於上。潭惟

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蓋以下有沙
潭。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
已生。惟浙江水未涸。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滯。
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勢聲激射。故起
而為濤耳。非江山溪逼使之然也。西溪叢
話潮汐往來。應

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
海鰐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
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為日出於
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
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

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
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
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
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
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
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
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
然晝夜之晨。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
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日皆
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